



婴儿安全岛刚刚开放时, 家属都能够比较容易把孩子送进去。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被“遗弃”的 婴儿安全岛

进入冬日,济南南部山区寒风瑟瑟,穿行在103省道的车辆急速地驶过一个粉色的小屋,少有好奇的人们会减速瞄一眼。婴儿安全岛,经历了开放初期的喧嚣和争议之后,随着一道不锈钢栅栏的阻隔,潜伏在路边,甚至连旁边饭店老板都说人们已经忘了这里了。济南婴儿安全岛,已无法呵护更多不幸的婴儿,但作为一次尝试,它留给我们的,除了感慨,更多的应该是对福利体系的反思。

本报记者 杜洪雷

命运线突变,重负之下难以承受

位于柳埠的婴儿安全岛,距离济南市区较远,当初选址在此主要是考虑到和福利院紧挨着,便于第一时间处置被遗弃的孩童。婴儿安全岛在一片争议声中进行试点,早前广州的婴儿安全岛迫于被遗弃的孩童过多而关闭,至于济南婴儿安全岛的命运,更多的人原本期望能够走出不同的路径。

济南市婴儿安全岛自6月1日启用以来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较于相似性最高的石家庄婴儿安全岛运行两年至今,济南婴儿安全岛的命运线却出现突变,转向广州婴儿安全岛的结局。

“建这个不就是接收弃婴的吗?”许多弃婴家长这样认为。有着童话般装饰的济南婴儿安全岛,经历难以承受之重。短短11天迎来超百名弃婴,远超2013年全年68名的接收总量,达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预设的接收限值。弃婴数量激增,不是安全岛设立的初衷,更不是对弃婴行为的纵容。

即便如此,依然有众多的人将安全岛当成了“救命岛”。脑瘫、唐氏综合征,先天性心脏病乃至胆道堵塞等各种疑难病症,让众多家庭陷入困顿之地。缺乏对重症儿童的福利体系支撑,婴儿安全岛成为最后的出口。

门槛越设越高,终究不是“救命岛”

以安全岛为中心,遗弃行为杂乱、无序、毫无安全可言地发生着,而且相关部门的后续应对显然有些迟滞。

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驾车,甚至不远千里地坐火车赶到济南婴儿安全岛,认为将孩子放在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。

此外,被遗弃的孩子不仅是婴儿,甚至出现了10岁的儿童。儿童福利院方面曾经多次表示,原则上只接收1岁以下的婴儿,可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。

为了应对无序的局面,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将开放时间进行限制,调整为早9:00至晚5:00,夜间关闭。同时,实行身份信息登记,原则上只接收本市户籍婴儿,不配合身份登记的拒绝接收。

即便如此,依然有众多的人将安全岛当成了“救命岛”。脑瘫、唐氏综合征,先天性心脏病乃至胆道堵塞等各种疑难病症,让众多家庭陷入困顿之地。缺乏对重症儿童的福利体系支撑,婴儿安全岛成为最后的出口。

安上栅栏拆除标识,淡出公众视线

当安全岛前面设置上一道不锈钢栅栏后,挡住了它原本开放的大门。“我们没有关闭婴儿安全岛,只是不想再成为焦点。”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。

随着婴儿安全岛淡出公众视线,其接收的弃婴数量也在减少。“现在弃婴的数量几乎和婴儿安全岛开放之前一样了。”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。这一点,连附近的饭店老板都体会到了。

12月16日,婴儿安全岛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来自龙口的男子吴建国(化名)带着其自称捡拾

的艾滋男婴,来到儿童福利院试图将男婴放置在安全岛内,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接收这名艾滋男婴。“我们之前也接收过患有艾滋病的弃婴,但都是派出所送来的,不是我们不收,必须走合法程序才能收。”工作人员解释。在婴儿安全岛刚刚开放的时候,他或许可以走进那间粉红色的小屋。

12月22日上午,再次来到婴儿安全岛,它依然突兀地矗立在省道的旁边,原来的标识都已拆除,门前的不锈钢栅栏反射着太阳光。走近一看,窗口已经覆盖了一些尘土。



开放之初,送孩子的人络绎不绝。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大事记

- 5月31日早晨5时30分左右,距离济南市婴儿安全岛正式启用还有19个小时,一名女婴被送达,成为第一名“岛民”。
- 6月1日,婴儿安全岛启用,当天共收容8名婴儿,最小的五天,最大的五岁。
- 6月4日晚,面对越来越多的弃婴,福利院开始在婴儿安全岛附近设立劝解员。
- 6月6日,民政部门发布通告,将联合济南市公安、卫生等相关部门对婴儿进行仔细甄别、劝阻,并将严厉打击恶意弃婴行为。
- 6月11日,安全岛接收了106名弃婴,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接收弃婴的总量。
- 6月12日,婴儿安全岛“三限”政策开始实施。市民开放时间从原来的24小时全开放调整为9:00至17:00,夜间关闭安全岛。婴儿安全岛实行身份登记,原则上只接收本市户籍的儿童。弃婴的年龄也被明确界定,1岁以上的儿童被拒收。
- 7月1日,是济南婴儿安全岛“满月”的日子。婴儿安全岛被围栏紧锁,房顶三个方向鲜艳的“婴儿安全岛”红色发光亚克力字已被拆除。
- 8月30日,济南市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中分析会。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,既然安全岛是试点,就不应该轻易放弃,要不断尝试,在摸索中积累经验。

阅后未焚
重拾旧闻价值

蓝翔, 问题来了

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华

12月28日,山东蓝翔技校校长荣兰祥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正式终止。

打架离婚的家庭纷争、人大代表超生的个人荣耻,备受争议的管理方式……一场“跨省打架”风波让荣兰祥广受舆论关注,蓝翔技校也应声躺枪,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一场危机。

30年前,农民出身的荣兰祥前往郑州和北京学习油漆和沙发制作技术,学成技术又嗅到商机,夫妻二人来到济南租教室,创办培训学校。

办校30年后,蓝翔拥有5个校区,年培训学生3万人,并开始涉足房地产等多种产业。孔素英曾告诉本报记者,蓝翔30多年的发展,几乎一路顺风,之前并没有遇到大的波折。

今年9月,蓝翔技校老师带领学生,赴河南商丘“打扫卫生”。“跨省打架”后,家暴、超生、三个身份证等关于荣兰祥本人的丑闻相继爆出。

风波乍起,夫妻二人一个避开个人敏感问题而只谈学校和职业教育,一个只想谈个人问题而不愿谈及学校。策略不同,却又殊途同归。希望蓝翔技校好好发展下去,似乎是这对夫妻之间仅存的一点共识。

爆出丑闻后,在个人问题上,荣兰祥辩驳不得,败在下风。沉默,成了荣兰祥迫不得已的选择。

“我不希望蓝翔倒了,这里面也有我的心血。”孔素英说。出于对蓝翔的保护,孔素英并不希望夫妻二人之间的“战火”波及学校。

“把学校和个人分开来看。”这也是荣兰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所一再强调的,然而,事与愿违。最终,蓝翔抢了兰祥的风头,而这并非荣、孔二人所期望和能控制的。

荣兰祥出事,本来就在公众面前保持神秘的蓝翔技校,再次触动了公众好奇的神经。带有强烈荣氏性格的蓝翔技校,被卷进舆论大潮。

荣兰祥回应近期的舆论风波是“灭风”,坦言学校发展遇到了危机。在道歉信中,荣兰祥更是直呼“蓝翔不易,恳请理解与支持”。

“个人是个人,学校是学校。不能因为校长出现点问题,就否定了这所学校。”面对风波,蓝翔校方称,他们希望公众对蓝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,而不是揪住问题之后,一棍子打死。